



东尽
欢
著

荒岛一枝莲



言情新秀东尽欢
再续孤岛情缘

继《亿万大人物》后

一朝醒来，她已身处只关男人的荒岛！
几番摸索，习得孤岛吃香指南

长相好+能卖萌+手艺好
= 众生宠儿！

晋江连载
100万点击

读者一路追随作品

孤岛 唯一女神 炫酷狂拽 荒岛老大 手艺超群 荒岛技工

为获得自由，为寻求真爱，百余人齐心协力，上演荒岛版《越狱》！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荒岛 一枝笔

东尽
欢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YANSHANG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岛一枝花 / 东尽欢著.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402-3582-6

I. ①荒… II. ①东…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9859号

荒岛一枝花

HUANG DAO YI ZHI HUA

作 者: 东尽欢

责任编辑: 海 涵 王梦楠

责任校对: 甄 飞 胡玉萍

封面设计: 陈婷婷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 (100054)

网 站: <http://www.bjyspress.com/>

微 博: <http://e.weibo.com/u/2526206071>

电 话: 01065240430

传 真: 01063587071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216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4.80元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初入炎荒	001
第二章	青丝张网	018
第三章	面目可憎	035
第四章	适者生存	055
第五章	爱不得	074
第六章	指尖沙	091
第七章	昨日温柔	107
第八章	炎荒乱	128
第九章	承诺	146
第十章	众志成城	167
第十一章	自由之战	184
第十二章	重建家园	203
第十三章	自导自演	219
第十四章	原爱	240
第十五章	守护	259



第一章
初入炎荒





是在梦里吗？米良感到四周很黑，有些恍惚，好像有人把她突然拉向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后颈一阵剧痛，逐渐失去了感觉……米良醒来的时候后颈隐隐作痛，那是之前被男人用手刀弄晕留下的后遗症，周围一片漆黑，她下意识地抬起手，才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嘴中还塞着一团麻布。

身下是硬邦邦的木板，身侧也是，空间十分狭窄，她连腿都伸不直，米良猜测这是一个木箱，她正准备弓起身子探一探箱盖是否封严，外面传来嘎吱的开门声，紧接着她听到了脚步声。米良有些恐惧，连忙闭上眼睛装晕。

窸窣的声音之后，箱盖被打开，光明猝然传进来，米良的眼皮不禁动了动。

这当然没逃过丁原的眼睛，他把她从箱底拉了起来，取下塞在她口中的麻布：“你醒了？”

他的声音平缓，像是穿过四月穿过田间的风，不疾不徐，有种温暖的味道。但当米良睁开眼看见他的脸时，她不禁瑟缩了一下——就是这个男人把她砍晕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米良也弄不清楚，晚上迷迷糊糊睡着了，似乎还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直到身下硬邦邦的沙石硌得她全身难受，她醒过来，入目是淡白微蓝的天穹，几颗疏朗白星在天上孤傲地闪着光，周围黄土沙石没有一星绿色，远处荒山惨淡，毫无生气。

东方的天空露出鱼肚白，尽管是清晨，空气却十分干燥。

脑子里迷糊一团，高楼大厦在脑海中浮光掠影闪过，但又虚幻得像是梦境；米良又摸了摸周围粗粝的沙石，触感真实，她不晓得自己是蝶梦庄周，还是庄周梦蝶？

米良茫然不知所措，环顾四周，不远处站着一个男人，他直直地

看着她，诧异得活像见到鬼似的。

他朝米良跑过来，目光在她身上上下打量，像是要看出个子丑寅卯。米良僵硬地朝他笑了笑，刚准备跟他打招呼，可话还没说出口，就被他一手刀弄晕。

虽然米良并非长得倾国倾城，但好歹也长了一张良民的脸，犯得着一见面就砍晕她吗？米良忍不住纳闷，此时，她坐在木箱里睁大眼睛打量他，面前的男人大约二十几岁，他蓄了长发，随意地绑在脑后，还有大半长发散落在肩头，穿了一身黑灰色长衫，布料粗糙耐磨，上面还沾了灰土。

他并非一脸凶相，相反，脸部线条十分柔和，眉毛漆黑修长，一双眼睛柔润平静，嘴唇安详地抿着，他的五官长得不错，更重要的是看起来给人十分舒服的感觉，温和，斯文，但他丝毫不显秀气，身材精瘦结实，整个人像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

但想起他之前下手干脆果断，米良又有些怕他，讷讷开口：“你……你好。”

丁原目光如炬，若有所思地看着她：“你是他们派来的探子？”

探子？米良可干不了那样高级的活，她猜测他一定把她当成了坏人，慌忙辩解：“不，我不是什么探子……”

她的音量有点高，还没说完，丁原已经一把捂住她的嘴，低声威胁道：“小声点，不然你就会死。”

被五花大绑的米良连忙噤声。

他皱了皱眉，又问：“你是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的？”

米良双眼写满无辜：“我不知道……”

她说得含糊，丁原竟然不深究，而是讷讷地说了一句：“怎么进来的不重要，反正来了就再也走不了。”

他的语气带着叹息的味道，更像是自言自语。他也不再问米良问



题，从兜里掏出一个馒头给她。

米良动了动双肩，示意自己还被绑着双手。丁原给她松了绑，却依然留着绑住她的双脚的绳子，并威胁道：“不许乱叫乱动，不然后果自负。”

米良从他手中小心翼翼地接过馒头，她的确有些饿了，更多是渴了。她所待的地方是一间卧室，十来平方米，屋内无窗，四周墙壁由光滑的青灰色长条巨石砌成。靠墙的地方放着一张木床，没有悬挂蚊帐，只简单地放着枕头和被褥。旁边立着一个柜子，剩下的就只有米良所待的木箱，整个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家具上栩栩如生的雕花彰显着工匠的卓绝手艺。

卧室大约是里间，透过半掩的门缝，米良看到外面青灰色的墙壁，紧挨着墙壁是一个多宝榻，样式新奇，上面整齐地摆放着水杯、碗筷，还有数件做工精致的手工艺品。

奢华的家具与床上简单质朴的被褥、丁原身上的粗糙衣衫形成一个矛盾的存在，让米良猜不透丁原是不是房间的主人。

丁原似乎也在深思，他坐在床沿一动不动，余光偶尔瞟一眼正在小口撕馒头吃的米良。

米良有些怕他，敌不动，我不动。她低着头，试图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她以前所在的城市在夏季有火炉之称，不过她觉得这个屋子才是真正的火炉，像有人在地下烧了柴火，烤得屋里又热又闷，连那个男人都忍不住把袖子撸得老高。

见米良在看他，他把衣袖放下来，颇有几分别扭。

过了一会儿，丁原从外间端了一碗水进来慢条斯理地喝着，米良看着他喝水的动作忍不住舔了舔嘴唇，也许她的动作太明显，那个男人走了过来，把剩下的半碗水递给了她。

米良接过碗时绽出一个温和的笑容：“谢谢。”

他当然没有说“不用谢”，而是面无表情地回到床沿坐着，半刻

钟后他干脆躺下来闭目养神。米良怀疑他睡着的时候，轻轻动了动身体，发出细微的响声，丁原的眼睛倏然睁开，发出锐利的光芒看着米良，极为不悦。

米良小声掩饰：“被捆麻了。”

他瞪了她两眼，米良自动翻译：难道你还想老子给你这个来历不明的人松绑？老实一点，不然就要你的命。

米良老老实实地待在木箱内，不敢再发出任何声响。

一两个小时后，外面逐渐喧闹起来，有人在屋外高声喊：“丁原，该出工了。”

丁原没有回答对方，他缓缓走向米良，踌躇几秒后他又把米良结实实地绑了起来，用麻布塞住她的嘴，把她重新塞入木箱中，“啪”的一声，箱盖被他关上。

看他在里屋磨磨蹭蹭还不出来，站在外间铁栅栏门前的冷牙不耐烦地催他：“丁原，快点，要是所有人都像你这么慢，大家就不要吃饭了。”

冷牙比丁原大两岁，身材魁梧，一张脸冷冰冰的，他穿了和丁原同样款式的黑灰色衣服，在门外抱着胸，面色微凛。若不是丁原能力过人，冷牙才不会对他这么客气，旁边有人走路稍微慢了点，冷牙直接捡起一截木棍扔过去，骂道：“这么磨蹭做什么，找死啊！”

丁原把里外屋的门都锁上，才慢腾腾出了住处。

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黄昏，照旧给了米良一个馒头，他怀中还有小半个，却没有给米良，而是从外间拎过来一个精致的木笼子，笼中养着一只沙鼠，而他，蹲在地上撕着馒头慢条斯理地喂它。

那个笼子简直称得上精妙的工艺品，木栏上雕刻了百花争艳图，上端四个角做成小鸟状，每只形态动作各不相同，展翅欲飞栩栩如生。笼子设计得十分巧妙，可以自动喂水，灰褐色的沙鼠在里面跳来跳去，





带动里面的铃铛丁零作响，它不断从丁原手中抢食，滴溜着一双黑豆似的眼睛。

米良忍不住多看了几眼，有一回正好对上丁原的目光，他的眸子漆黑如墨，如大海一样深邃。

丁原很快扭过头，继续撕馒头喂沙鼠，淡淡道：“它是我捡来的。”

米良肯定知道这只沙鼠不是家养的，没过一会儿，她又听到丁原加了一句：“你也是我捡来的。”

米良看他脸色还算和悦，轻声问道：“这里是哪里？”

丁原的语调平静得像一泓波澜不兴的秋水：“这里是炎荒。”

“炎荒是哪里？”

“炎荒，又叫死亡谷，这里是一座监狱。”他半蹲在地上如同一尊雕像，面无表情道，“炎荒监狱在你来之前只关押男人。”

这片大陆名承泽大陆，炎荒是承泽大陆边缘上的一座狭长岛屿，一条深谷纵横全岛，岛上环境犹如人间炼狱：寸草不生的凄凉戈壁，冒着烟的惨淡荒山，弥漫着腐烂味道的空气，沟壑纵横的干裂盐碱地，地势恶劣、强度接近极限的漂移磁场，被风沙掩盖的断层，炽热干燥的气候……这里掩埋的白骨比任何一个墓场都多，是名副其实的炎荒。

米良总算是搞清楚状况了……她被莫名其妙地送到了一座只关男人的荒岛！

不过，炎荒盛产一种比黄金还贵重的紫晶，紫晶因数量极少，是凌驾在金银铜之上的通货工具。炎荒隶属大穆国，出于利益的驱使，当权者在这里建立了一座固若金汤的监狱，将那些亡命之徒或者应该被判处死刑的人扔在这里，让他们开采紫晶。

能在如此残酷的自然环境中活下来的人都是体质强壮或者一身本事，因而监狱暴动是经常发生的事情。终于，在一场无法镇压的暴动之后，所有管理者撤出监狱，谷口关闭唯一进出通道，狱守在几百米

之外看守警戒，并用机关和武器对准了通道，让所有的犯人在里面自生自灭。

谷内囚徒虽然可以自由活动，但是没有食物来源，不得不继续开采紫晶和狱守交换食物。

炎荒监狱在大穆国是特殊的存在，有进无出，自生自灭。

监狱狱房位于谷口往内两三里处，十来栋呈长条形的建筑依山而建，全部由青灰色巨石垒造而成，石头之间的缝隙连针都插不进去，实在让人感叹建造它们的人高超的建筑技术。狱房的后方和山石融为一体，正面被划分成大小不一的格子，这就是囚徒们的囚室，门口都镶嵌着婴儿手臂粗细的铁栅栏，如今没了看守，这些栅栏门已没有实质用处。

这十来栋狱房呈环形分布，围成的大圆环中间形成一大块地势较低的开阔空地。空地中有两个高高的哨塔，供守卫俯视监督囚犯们的活动，如今也没了用处。

米良就待在其中一栋狱房中，每栋狱房的两端不是镶嵌着栅栏的格子间，而是带里屋的套房，所以这并不是一间普通的囚室，放在当初，这是狱房守卫的值班房。

幸亏捡到米良的是丁原，不然换了其他男人，就算想把米良藏起来，住在一览无余的格子间想藏也藏不住。

丁原一直在逗笼子里的沙鼠，他的话不多，米良问一句他才偶尔答一句。那只灰褐色的沙鼠很机灵，它不断从丁原手上抢馒头，有时并不立即吃掉，而是叼回笼中藏在沙土下面，藏好之后跑出来又继续找食。

丁原把手中的馒头都给了它，它居然嫌少，在笼子里不安分地乱窜。丁原摇了摇头：“没有那么多了，现在又多了个要吃饭的。”

米良知道这个要吃饭的指的就是她。

喂完沙鼠，丁原拎着笼子来到外间，他翻出工具，在房间里干起





木匠活。女人比沙鼠食量大了太多，他得多做些东西出来，这样才能拿到更多的食物把沙鼠和米良喂饱。

米良直接坐在地上，她穿了一件碎花过膝的裙子，里屋的门大敞着，丁原在外间干活的时候偶尔看一眼在笼中窜来窜去的沙鼠，再转头瞥一眼里屋的米良，他看到她露在外面白生生的小腿，眸色怪异：真不知道她来自哪个番邦异族，衣服也太凉快了吧！

天色渐暗，炽热的温度退了下去，外面传来喧闹声、欢呼声、呼哨声……像是疯狂的球迷在叫嚣，米良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忍不住探了探头，丁原瞥见她好奇的眼神，疏疏懒懒道：“你想出来看吗？”

“可以吗？”米良小心地问道。

“你可以把脚上的绳子解开，然后出来躲在角落里。”丁原头也不抬地回答道，“当然，你要是想走出去被其他人发现，我也不拦着你。”

闻言，米良忙解了脚上束缚，探头探脑地来到外间。

外间十分宽敞，有二三十平方米，地上整齐地摆放着许多工具和杂物，大门虽然是铁栅栏门，但仅有一米宽，不像其他囚室正面全是铁栅栏，完全无隐私可言。透过铁栅栏门，米良看到前面是一大块开阔的空地，地势较低，空地上有不少三五成群的男人，或坐或站，或散步，或打闹，他们穿着和丁原一样的黑灰色长衫，也许因为太热，有人把衣袖撸得老高。

空地尽头，是一排坚固的建筑，全部是石头建成，被划分为一格一格，和她想象中的囚室差别不大。囚室旁边还有几栋风格不同的石头建筑，更高大宏伟，丁原告诉她那是以前守卫的办公楼和住处。

白天的炎荒在炽热的阳光照射下，地表几乎都在冒烟。黄昏和夜晚无疑是这里最热闹的时刻，月亮升上来，炎荒大地反射出白晃晃的光，住宿区中央的开阔地上的人越来越多，黑压压的人头像是团团蚂

蚁在移动。

过了一会儿，人群自发地腾出一块空地，徒留两个高大男人站在中央，一个满脸络腮胡子，敦实强健，大手大脚大嘴；另一个长手长腿，个子出奇地高。

夜晚狂欢开始，徒手格斗大戏正式开演。

首先出招的是络腮胡，他脚下一蹬，跃出五六米，朝着高个子来了一记扫堂腿，对方反应也快，向右一闪，同时踢腿反击。

两个男人在空地上你一脚我一拳彻底打开，动作快如鬼魅。米良发现他们的动作和敏捷度远远超出她以往的见识，不知道这算是武功还是异能。

围观群众发出欢呼号叫声，一浪高过一浪，就差摆个赌桌押谁赢。

空地沙尘飞扬，半刻钟后，络腮胡将高个子打翻在地，随即拳打脚踢，高个子男人被他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围观群众的呼叫声越高高昂，如烧开的水沸腾不止，似乎都巴不得其中一人死去一样。络腮胡也打得红了眼，下巴的胡须根根竖起，他抓起高个子，高高举过头顶，在原地转了两圈，像扔铅球一样把高个子重重地向十几米外有尖角凸起的岩石扔过去。

击在那样的尖角上必死无疑，米良看着他的身体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紧张得差点要叫出声来。

就在高个子男人要落向岩石的刹那，旁边闪过一道身影，生生截住他的下落之势，回身一转，带着人完美落地。

喧闹的众人一刹那寂静无声，男人落地之后，将高个子毫不客气地扔在地上。他的长发在晚风中嚣张地飞扬在脸侧，两道剑眉高高扬起，眼睛狭长上挑，不怒自威，又带了几分轻蔑之意，唇薄鼻挺，脸庞线条如刀削石刻。他站在原地带着狼一般的强悍，不满道：“今天只允许打架，谁允许可以杀人？”

他的声音带了些许鼻音，三分倨傲，七分威严。





空地上鸦雀无声，只余晚风撩过沙石。

刚才生龙活虎的络腮胡男人像被人抽去了脊梁骨，一下子矮了下去没了气势，见印昊正在瞟他，敛足勇气颤声回道：“印老大，我们只是在切磋。”

“切磋？既然有这么好的力气，不如明天你出去试一试他们的防守。”印昊负手，嘴角竟勾出一丝浅笑。

络腮胡扑通跪地：“老大，我只是失手。接下来一个月我都不休息，好好去矿区挖紫晶。”

“两个月还差不多。”印昊说道。

络腮胡感恩戴德：“老大英明，我一定好好干活。”

印昊冷哼一声：“打架可以，不过想杀人必须遵守这里的规矩。”

他转身离开之前踢了一脚躺在地上的高个子，骂了一声“找死”。等他一走，众人也各自散去，抓老鼠的去抓老鼠，说荤段子的继续说荤段子。

整场格斗都落在米良的眼中，她坐在墙角的盆架后面，轻声问丁原：“那个人是谁？好像大家都怕他。”

“印昊，监狱的狱霸，他非常厉害。”丁原觉得今天的大戏看得不过瘾，他好像想起什么，看了一眼米良，示意门口，“不过这里有三百个男人，目前只有你一个女人，你要是从这扇门走出去，不知道印昊还能不能维持这里的秩序。”

明明是唯恐天下不乱，偏偏他能以一种平铺直叙的语气说出来，米良觉得，丁原真是朵奇葩。

监狱意味着什么？在米良的认知中，监狱就意味着暴徒、强奸犯、杀人犯、强盗、小偷等一切不要命的人。与这些人相比，至少丁原看起来还安全一点，一张脸长得人畜无害。

丁原还把外间一张摆满杂物的门板腾了出来，放在里间的靠墙处作为米良的床榻。门板硬邦邦的，晚上米良翻来覆去睡不着，黑暗中

她听到丁原平缓的呼吸，床头还有窸窸窣窣的声音，那是沙鼠在笼子里窜来窜去。

丁原自然知道她没睡着，他在想他明天得给她弄一张单人床，弄到东西并不麻烦，麻烦的是不能引起别人注意。

晨曦微露时众人就起身准备出工，他们先干一阵活再回来吃早饭。丁原醒来时米良正在酣睡，裙摆撩了起来，一双白皙的长腿在灰扑扑的房间中显得分外惹眼。丁原眸色复杂地看了看，略略皱了皱眉：还得给她找两套合身的衣服，大概她还需要洗漱用品……养女人果然比养沙鼠麻烦得多。

他把门锁好，才开始慢腾腾朝谷内深处盛产紫晶的矿区走去。

炎荒这种沙石地带，太阳升起来就热得要命，这座容纳了众多亡命之徒的监狱在无人管辖的情况下，注定是暴乱不断。谁都不想干活，不过交不出紫晶，外面的人不会把粮食送进来，在这个连草都不生的地方，大家就只能等着饿死。

面对生存的压力，炎荒监狱在自治的情况下已经形成一个小社会，个人实力决定住的地方是单人间、双人间抑或是多人间。

个人实力嘛，大多数时候指打架，当然有其他才能可以加分。

丁原一个人住一间套房，他的身手自然不错，更重要的是他还有其他方面的长项，印昊都对他礼让三分。他的屋子就是他的地盘，在炎荒，不允许恶意打架，除非一方侵犯了另一方，譬如丁原不欢迎别人进屋，如果有人擅自闯进来，他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把对方打得半死不活。

所以一般不会有别人擅自进入他的房间。

早上丁原回来过一次，带给米良一个馒头，另外给她准备了饮水，他走得很匆忙，临走时说道：“白天我在外面，会把门锁起来，你不发出声音就不会被人发现。”



外面的铁栅栏门锁了，人不能进来，不过鸭子可以穿过铁栅栏的空隙钻进去。

丁原走后没多久，一只长得肥壮的鸭子拐着脚跑进房间，里屋的门板破了一个洞，它的身体费力挤过洞口，钻进里屋趾高气扬地看着米良手中的半个馒头，“嘎嘎”地叫了两声。

坐在地上的米良瞪着它。开玩笑，她现在连自己的生存都成问题，更何况这只鸭子长得这么肥壮，黑色的毛还发亮，她拒绝把自己的早饭分给它，压低声音赶它：“出去，你出去。”

鸭子毫不退缩，扑上去啄她手中的馒头，米良站起身用脚踢鸭子：“出去。”

“嘎——嘎——”鸭子叫得更厉害，扑腾着翅膀简直要彗毛。

外面传来人声：“黑豆，快出来。”

说话的是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身上黑灰色的衣服明显过于宽大。他双手扶着外面的铁栅栏，听着黑鸭子在屋内发出嘎嘎嘎的叫声，又唤了一声：“黑豆。”

米良怕被人发现，连忙屏住呼吸。奈何那只叫黑豆的鸭子就像成精了一样，一点都不怕人。它扑腾着在房间里飞走，弄翻了装着水的小竹筒，竹筒倒地咕噜噜乱滚，因为塞了塞子，水并没有溢出来，但是竹筒滚动发出的声音很大，鸭子乱蹦乱跳叫声更高。

男孩又唤了两声“黑豆”，听到里面的声音越来越大，他着急了，黑豆在炎荒是个特殊的存在。某次印昊拿了两个鸭蛋，顺手放在暖和的地方并盖了两件衣服上去，后来他忘了这事，结果二十几天后鸭蛋里出来一只黑黝黝的小鸭子。

炎荒这个不毛之地难得见到活物，偶尔能抓到一只沙鼠都被当作稀奇宠物养了起来，这只鸭子简直就是生命的奇迹，更奇特的是——鸭子长大后，他们发现这是只母鸭子。

这在一众雄性生物中炸开了锅，要知道在此之前，他们连偶尔抓

到的沙鼠、蜥蜴都是公的，这只鸭子理所当然地得到了特殊的优待，万绿丛中一点红，炎荒人人都爱它。

要是黑豆在男孩手上出了意外，他一定会被人把骨头都拆了。男孩见周围无人，从兜里摸出一截小小的铁丝，熟练地开锁准备把鸭子抱回来。

显然他十分精通这一行，门锁在他眼中形同虚设。

米良还在和鸭子做斗争的时候，里间的门被打开，男孩发现了她，他站在门口满脸诧异，亮晶晶的眼睛睁得老大。

米良也惶恐不安，和他大眼瞪小眼。

“嘎——嘎——”黑鸭子在旁边伴奏。

两人身高差不多，米良本着和睦友好的原则，举起手，勉力扯出一个友好的笑：“嘿——”

“妖怪！”男孩惊讶出声，快速弯腰抱起地上乱转悠的鸭子，关门上锁一气呵成，匆匆忙忙离开狱房向远处跑去。

他风风火火地跑进一间大屋子，黑鸭子在他怀中乱扑腾翅膀，嘎嘎地叫个不停，他刚跑进屋就大喊：“老大——老大——”

他一停步，那只鸭子趁他松手之际从他怀中挣脱，扑腾着翅膀飞扑到地上，“嘎嘎”叫着乱窜，空中还有几根鸭毛在飞。

印昊不悦：“石头，你把这只鸭子弄死了，我不拆你，也会有人拆了你。”

叫石头的男孩气息不匀，涨红了脸：“老大，有重要情报。”

印昊示意他说。

石头赶紧报告：“老大，我看见了一个女人，哦，不对，是个女妖怪。”

“好像这不是你第一次这么说。”印昊不以为然，指了指那只已经安静下来在墙脚蹲着的黑鸭子，“石头，在这里，只有那个货真价实是母的。”

